

村民变身艺术家、茭白搬进展厅，青浦练塘的可·美术馆渐成“网红打卡地”

无界生长的乡村美术馆，诠释着美的无声滋养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人步入户外。青浦练塘镇，一片广阔的农田间，几幢白墙黑瓦、江南民居式建筑连缀起的一家美术馆，这些天俨然成为了“网红打卡地”。这便是被誉为“最美乡村美术馆”的可·美术馆，上海首家现代乡村美术馆。

“田字旁——在地艺术计划”正于这里举办，对艺术有好奇心的当地村民成了展览主角。步入展厅，只见一整片茭白从林被搬进了进来——练塘是全国有名的“茭白之乡”，从林里循环播放着村民用本地话讲的故事，由此构成其中一件作品，名为《用脚步走不到的地方》。在这样一次展览中，总计 13 位村民携手艺术家共同创作作品，也共同探索未来乡村美术馆的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可·美术馆构建了一个难得一见的美术馆范本——中国的美术馆绝大多数设在都市，此馆却位于上海的乡村，并且建制如此完备。最近接任可·美术馆馆长一职的著名艺术评论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李小山坦言，美术馆将尝试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甚至改变村庄。他认为这样一种探索，不仅值得被美术史记录，也可被视为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新要素。

在这座隐于田间的艺术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渐消

今天，美术馆建设渐成一股潮流。当人们与美术馆的相遇变得越来越习以为常，那些位于偏远之地的乡村美术馆又凭什么脱颖而出？可·美术馆给出的答案是，以艺术深层次链接当地生活，形成独一无二的特色。

徜徉在“田字旁——在地艺术计划”，随处可见这样的链接。雪白展墙上的装置艺术作品《禅一舍一古玩》，来自练塘镇上的一位古玩店主与艺术家的合作。他们尝试着将古玩店里的老物件像糖果一样用网纱包裹起来加以悬挂，透过半透明网纱的老物件呈现出一种朦朦胧胧的神秘感，由此传递古玩店主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在艺术家的协助下，一位在当地中医院工作的医生完成了一件用霓虹灯广告形式呈现的装置艺术作品《治未病》。只见一次性透明

①可·美术馆正在举办的展览“田字旁——在地艺术计划”展品《半展》。

②“田字旁——在地艺术计划”展品《用脚步走不到的地方》。(均官方供图)

▼可·美术馆外景。(资料图片)

制图：李洁



杯子贴扣在墙上拼成“去湿气”三个字，红、黄、蓝三色纸屑则被分别置于三个字中，不同颜色代表不同轻重程度的湿气。还有不少作品取材于当地的茭白叶、荷叶，并且不仅出现在展厅内，也出现在屋顶上，甚至是美术馆附近的马路上、田野间。

前不久可·美术馆迎来的“练塘田园艺术季”，也曾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美术馆门前的可园里，来自杨冬白、杨明、徐飞等 35 位艺术家形态各异的一件件雕塑作品，散落在园子的各个角落，与桃树上奋力生长的硕果相对，被不同品类的繁花簇拥，给这一片绿色注入了浓浓的艺术气息，也为这一件件雕塑作品增添自然的活力。可园，其实是可·美术馆门前的一片桃园，近来完成了收购、改建，得以更好地呈现艺术元素。它俨然是美术馆拓展而出的文化公园，真正的“无墙美术馆”。未来，此处将专门用于举办雕塑、装置艺术

展，此次艺术季的一些作品也已被美术馆永久收藏，伫立在园子里。

美术馆还在不断“大开脑洞”，进一步拓展接地的艺术新玩法。今天起至 7 月 19 日，可·美术馆将发起“用玉米拼凑童年的欢乐回忆”亲子活动，让孩子们用饱满的玉米粒、细长的玉米秸秆拼贴出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感受线条与色彩的奇妙结合。而在 5 月 20 日，这家美术馆邀请人们以练塘特产茭白送上来自大地的祝福，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田间花艺告白——3500 年前，还未成熟的茭白果实“菰米”是国人的六谷之一，而沪语“茭白”的谐音即是“告白”。

这样的美术馆，不再是一个空荡荡冷冰冰的“白盒子”，更像一个无界限的自由乐园，人人都是艺术家。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呼唤深层次撬动当地生机

“作为新兴事物的乡村美术馆建

设，不是简单将美术馆的一般操作模式移植到乡村，也不是将乡村作为艺术家的试验田和游乐场，值得业内探索、深思。”艺术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王韧告诉记者。

或许正因如此，李小山毫不讳言建在田间地头的可·美术馆对他的吸引力。这是一位在美术馆界有着深厚积累的专家，担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馆长长达十年之久，此前也曾担任其他一些美术馆的馆长。李小山告诉记者，乡村美术馆的建设和展览策划，是与振兴乡村、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方向是步调一致的。“现在的美术馆几乎都在市中心，城区以外的人们难道不需要艺术吗？当然不是。他们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了之后，也需要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共享艺术活动带来的快乐，甚至参与到艺术实践中来。”从这层意义上说，李小山认为乡村美术馆大有可为，值得基于现实来推动。

事实上，最近几年，全国各地建

在郊区乃至乡村的美术馆也有不少。为什么尤其看好可·美术馆？在李小山看来，现有乡村美术馆中绝大多数建制并不完善，少见展览、艺术活动内容，少见与周边、民众的联系，有的甚至仅有建筑“躯壳”，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美术馆。“从我从业多年的经验来看，可·美术馆如此健全的美术馆建制很难得。这里不仅有室内的展厅、开放的文化公园，还配有各种规格的艺术工作室、艺术家公寓和专业的陶瓷制作烧制空间，为展览、艺术家驻留与各种学术交流打下良好的硬件基础，并且已挂牌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实习基地。”

美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在王韧看来，乡村美术馆的建设，需要通过在地化的文化参与和重建，真正实现美术馆的艺术乡建。“一方面，美术馆需要挖掘当地文化内涵，唤起观众对当地的文化认同，不妨寻找象征当地

精神的标识，利用当地特有的素材、景观、历史文化等地域资源进行艺术创作；另一方面，美术馆活动需要与当地人们的生活产生紧密关联，不妨充分调动村民的参与性，激发他们一些自发的艺术加工，将艺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沁入乡建中，深层次撬动和活化传统的生机活力。”

世界范围内已有一些艺术乡建的经验可供借鉴。三年一度的濠内海艺术节就以艺术活动的方式令曾经无人问津的一众小岛再度焕发生机。例如在有着深厚手工艺传统的小豆岛上，很多艺术作品更侧重传达手艺术家的思想，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传统酱油的制作过程，看到多年来为酱油设计的海报。而在曾用作隔离麻风病人的一大岛，艺术家们用作品试着让外界消除对岛民的偏见，而让岛民通过艺术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如实地传达给外界。

对于可·美术馆，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期待。

全程用自拍与视频会议软件录屏拍摄，BBC迷你剧《舞台剧》引发热议

“ZOOM剧场”会否带来舞台与银幕的艺术变革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日前，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了一部六集迷你剧《舞台剧》(Staged)，引起广泛热议。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全程运用自拍和视频会议软件“ZOOM”录屏的方式拍摄制作完成，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生动的戏剧表演。

《舞台剧》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刷屏，网络评分高达9.3。“互联网和科技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和美学，巨浪面前，戏剧表演也难逃变化。”美国南加州大学戏剧学院戴维·布莱德院长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甚至有大胆预言说：“未来十年内，剧院将进入全新的虚拟舞台。”

《舞台剧》是纪实镜头与戏剧加工的结合体。它的情节设计并不复杂，讲述了演员们在线排练伦敦西区舞台剧《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的故事。镜头前大部分时间都是演员们各自居家生活的“闲碎瞬间”。而大卫·田纳特和麦克·辛在排练中争夺角色的故事，则作为小插曲贯穿了整个六集，充满了传统英式笑料。最终说服二人停止这一幼稚言行的，是英国国宝级演员朱迪·丹奇。

不过，该剧能够成为近期的“话题王”，除了有着这些“流量”与演技派之外，恐怕更多地还是离不开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这是一部仅仅用几个电脑摄像头和会议软件完成的影像作品，既没有合适的灯光，也没有更多可选择的表演场地，这时候，演员在镜头前的即兴发挥、戏剧节奏把控以及演技就显得尤为突出。此外，因为真实反映疫情下生活状态的种种，镜头前的明星们所展现的与素人无二的普通生活，也颇为“接地气”，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

自疫情发生以来，很多演艺机构和艺术团体先后在“云端”试水，希望能在线上吸引观演群体，暂解剧场之“困”。大量剧团采用“ZOOM”等视频会议或聊天软件进行剧本朗读、排演



迷你剧《舞台剧》全程运用自拍和视频会议软件“ZOOM”录屏的方式拍摄制作完成。图为剧照。

以及录播、直播演出，“ZOOM剧场”成了当下剧场艺术“在线”创作的代名词。通过网络观看舞台演出录屏的高清影像，或是通过直播平台实时观看一场演出，也成了这段时间以来很多剧场爱好者的选择。原本最难以离开线下的剧场、剧团和艺术家的，在这几个月内不得不大幅加速了对于“线上化”的探索。

近年来，在线技术不断推动舞台和银幕艺术的变革，而疫情的发生无疑加快了业界探索的步伐。“戏剧的生命力，从来与生活密切相关”，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杨绍林说，“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社交距离……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关键词，正在成为戏剧艺术无法回避的‘焦点’。”

但“云剧场”也成为一些艺术家的“痛点”，有人认为越是在艰难的时刻，剧场艺术越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守住“在现场”的底线。在舞台艺术“转向”虚拟平台的过程中，“艺术损耗”正是这些纯粹的艺术家们所担忧的。对此，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郭辰子副教授认为，未来将会出现更多同时结合“在线”和“现场”的全新演出形式。“线上”演出一定有别于传统剧场演出，需要创新的思路和表达，全新的观演关系和情感联动，而不是线下演出的简单“平移”。

传统剧场受到虚拟数字时代的影响——这样的命题讨论不是新鲜事。塞尔维亚著名演员、世界哑剧协会主席马尔科·斯托亚诺维奇认为，戏剧是一种相对保守的艺术，但技术发展是如此飞速，以至于人类的思想和精神很难追随这种发展，“作为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我们比之前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不要一味消极等待事情的发生。”他认为，疫情发生后，不少剧场开始尝试借用数字平台进行自我展示，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数字化的“但在未来十年内，剧院将进入新的虚拟舞台。”毫无疑问，在现实压力面前，传统剧场亟需在内容和形式上完成“自我革新”。

必须看到的是，如果疫情还要持续，那么戏剧创作和演出该如何“升级”“重塑”，或寻找另外的出口，已成为全球艺术家迫在眉睫的问题。

致剧里剧外那些有伤的青年人：逃避无用，要爱自己

从金秀贤主演的韩剧新作《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说开去

■本报记者 姜方

由人气演员金秀贤主演的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最近在豆瓣上获得了8.7的高分。该剧展现了患有自闭症等精神类疾病人物的内心，剧中男女主角都曾在童年时期遭遇过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这也是韩剧《良医》之后再度聚焦自闭症人群。

近年来，从擅长刻画“非正常”人群日韩剧集到国内多部热播剧，都将镜头转向了那些有着“隐秘伤痛”的年轻人。比如《没关系，是爱情啊》的张宰烈和池海秀，《想见你》的陈韵如，《都挺好》的苏明玉，或抑郁或自闭，或背负原生家庭之累长期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主人公们大多经过磨砺而不断成长，最终走出阴影，达成了与自我的和解。

打破对精神亚健康人群的偏见，希望剧里剧外的他们都能获得治愈

近年来，有不少高人气的韩剧主人公，都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病。《匹诺曹》里朴信惠患上了“匹诺曹综合征”，一撒谎就会打嗝；《坏家伙们》里朴海镇是隐藏精神病属性的高智商天才；《没关系，是爱情啊》中赵寅成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推理小说作家；《杀了我，治愈我》中池晟可以分裂出七种人格……近期播出的《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进一步丰富了韩剧“非正常”人群恋爱史的选项。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男主角文康泰是精神病院男护工，从小就照顾患有自闭症的哥哥，被母亲教育要“奉献和牺牲”。成年后的他看上去温和善良，其实不断逃避真实自我，过于利己甚至有害倾向。女主角高文英则是另一个极端，这位童话女作家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行事冲动不考虑后果。究其原因，原来是在母亲近乎囚禁的掌控和几乎被父亲掐死的创伤下，她才变成了现在咄咄逼人的样子。

对于荧屏上出现的这些角色，曾打造多部热门韩剧的SBS电视剧本部部长金英婁认为，当代人的精神亚健康状态，也



由人气演员金秀贤主演的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最近在豆瓣上获得了8.7的高分。图为剧照。

许就存在于身边的你我他之间。他说：“我们必须打破对这些人群的异样眼光和偏见，要真正地去关心他们，在很多韩剧的尾声他们都获得了治愈，希望现实中遭遇伤痛的人们亦能如此。”

把视野投向国内，这几年也有不少剧集选择关注那些“不被爱的人”。比如《都挺好》里的小妹苏明玉，她不到20岁就开始自食其力，用十多年闯出事业的一片天；可在人际交往中却难以建立亲密感与安全感，对亲情和爱情都怀有疏离和警惕之心。今年年初热播的《想见你》中，内向敏感的陈韵如是同学眼中的“怪咖”，总在行事时小心翼翼，恪守规则。她在成长过程中，愤怒于父母、最亲密的朋友对自己的忽视，也不甘于过度自我牺牲去讨好他人，却无处释放这些压抑的情绪。

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逐渐痊愈，不要放弃建立和感知爱的能力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都挺好》《想见你》等剧集都展现了不可回避的现实话题——那些曾被伤害的年轻人，如

何从原生家庭教育不当导致的创伤中痊愈，是他们终其一生的课题。

好在，有很多文艺作品给出了光明的解答。比如在剧集《想见你》的尾声，陈韵如寻回了自我认同。当异常的时空悉数被抹去，她的生活回到正轨。即使是宇宙中黯淡的那颗星，陈韵如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她明白了自己值得被父母、朋友喜爱和赞赏。而按照原著小说《都挺好》的大结局，苏明玉选择在承受过去已有一切的基础上，宽恕然后洒脱地离开，保持边界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治愈创伤的解药可以是爱情，比如《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男女主人公，躲闪的文康泰需要冲出牢笼，进攻的高文英则需要收敛锋芒，他们可以互相救赎。而在男女之爱以外，更深入指引就是——学会爱自己。“那些痛苦难过的记忆、深感后悔的记忆，伤害他人与被他人伤害的记忆、被抛弃的记忆，唯有将这些记忆埋藏在内心深处过活的人才能变得更坚强、更热情、更有韧性。”高文英笔下童话故事里的魔女告诉少年，可以带着伤痛长大，但千万不要放弃去建立和感知爱的能力。